

心/ 香/ 一/ 瓣

鸡蛋,鸡蛋哟

叶法君

鸡蛋并非什么稀罕物,但凡农家,鸡窝里总能见到那圆滚滚的东西。清晨,或者带着清晨气息的时候,只要看见母鸡红着脸带着骄傲神色,咯咯地朝你邀功走来,她的窝里准是留着沾着细碎绒毛、带着淡淡体温的鸡蛋。

然而在我的人生旅程中,究竟是什么时候见的鸡蛋,什么时候吃的鸡蛋,全然了无记忆。似乎温凉的记忆是从那丢失的半个鸡蛋才开始全面觉醒的。

五岁那年,我的父亲去世,家便从富有坠入贫困,我从单纯瞬间变得敏感了。

父亲的战友,被我拜称“保保”的那个男人,疼爱我,似乎超过了他自己的孩子。他摸着我的头:“儿子,以后我养你,给你盖瓦房,娶媳妇。”还说我和媳妇以后都叫他爹,家境好了再给他家挑水打谷。

七岁那年,去“保保”家为他祝寿。沿路是冰天雪地,风使劲地刮,雪叫劲地飘,母亲时而抱我,时而牵我,总不肯松手,生怕儿子被风雪刮走覆盖。可我脑子一路都在憧憬,到“保保”家就好了,那里有“保保”温暖的怀抱,还有温暖的饭菜。中午的寿宴是热闹的,人山人海,“保保”来不及给我拥抱,我也来不及祝寿。晚上,我睡在邻居家里,盖着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的被子,半夜,我被冷醒,随后摇摇身边似乎没睡的母亲,“妈妈,我梦见爸爸了,爸爸说蛋香,什么是蛋香呀?”母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,转过身去。忽然我又问自己,为什么“保保”不让我睡他家里,不是说,爸爸走了,我是他儿子吗?雪风穿过破竹泥墙紧贴我脸面,附着耳朵低吟,时而又拍打窗棂,发出簌簌声响。

冬季的寒冷不分亲疏。偏巧一年后又是冬天,母亲送我去舅舅家。路上一边走,一边叮嘱。母亲是快送到舅舅家才往回赶的,临别时一走一回头,似乎还在擦泪。舅舅在院子外来接我,抱着我就哭。舅舅舅妈热情极了,一来是亲外甥,二来是失去父亲的孩子——可怜。舅舅舅妈用上了迎接稀客甚至贵宾的礼节待我。晚上,昏黄的煤油灯光,灶堂的热火煮熟了白米干饭,还有一个炕蛋以及一小碗面。舅舅一家人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,看着我吃,看着我一筷一口地吃。我一边吃一边想,还是舅舅待我好,那鸡蛋就和着我小小的心思慢慢地被咀嚼。鸡蛋在碗里被反复留恋,咬上一小口后总会端放在米饭上中央,然后狠狠地刨一大口米饭,闪露的蛋黄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黄亮的光。还剩一半,可碗里的饭却快没了,舅妈急忙起身,“嗖”地夺过我的碗,端着我的碗要去给我舀饭。我顺着舅妈的背影,伴着昏黄的煤油灯光,直望过厨房,灶边。饭来了,面上没有了我那半个鸡蛋,我赶紧寻,寻遍了,连碗底也造翻了,反复折腾了半天还是见不到我那半个鸡蛋了,我的鸡蛋没有了。我嚎啕大哭,一边哭,一边冲进暮色,望着家的方向。舅舅不明就里,一边追,一边唤,一边问:“甥男,你怎么了?怎么了啊?”我知道我丢失的那半个鸡蛋被舅妈吃了,可我又哪能告诉舅舅,我的半个鸡蛋的去向啊。

岁月在我丢失鸡蛋的敏感中流过。大三时,一部电影《人生》被我反复看了几次,刘巧珍被我深深地烙进灵魂。那年暑假,我被刘巧珍似的姑娘魂摄。顾不上烈日,闯入她家门。可怎么也没有想到,她慈爱的母亲盛情地接待我,她近九十的慈祥的婆婆也在旁不停地叨念孙女的好。一会儿工夫,她妈妈就盛了一碗醪糟鸡蛋汤,端正地放在桌上,让我吃。碗里,三个鸡蛋,异常醒目,鸡蛋在醪糟的托浮下珍珠般晶莹纯白,在紫回的香气中眼睁睁地看着我。手指触摸着碗沿的余温,在醪糟与蛋香的氤氲中,我心总是七上八下,似乎有她九十岁婆婆的热望,她母亲的殷勤,姑娘她的寄托。后来,每次去她家,她母亲总是先煮一碗醪糟鸡蛋汤,碗里总是三个鸡蛋,总是蛋的浓香。不知是不是冥冥中,她知道我童年的苦景以及我敏感的心灵,抑或是她的期望与祝福。但我又常想,为什么不煮两个呀,偏偏要煮三个。不然,也许,人的命运或许就彻底改变了吧。

鸡蛋的温情带动了 my 嗜好。后来生活好了,每天早晨起床后,我总要先煮鸡蛋吃,似乎总想弥补过去的酸辛,或者尝尽鸡蛋所蕴藏的人生状味。

在疯狂奋斗的岁月,每天两个鸡蛋,雷也打不动。可连续多年吃鸡蛋的功效,终于在一天爆发了。医生指着彩超告诉我,你的胆囊有息肉,很多。后来,手术室的灯灭了,胆囊没有了。我躺在病床上,望着窗外变幻的云朵,庆幸息肉并未恶变,忽觉有些东西拥有太多也未必是好事,又忽尔想起舅舅家的煤油灯,想起醪糟汤里的热情的鸡蛋,想起每天两个鸡蛋奋斗的日子。总觉得,人生,事业,世态,似乎真的是芥子藏须弥。

几十年过去,清代郑燮诗句“蛋壳乾坤,丸泥世界”,今天更觉真真切切。那些藏在鸡蛋里的暖与凉,念与疼,富有与贫瘠,不就是人这倏忽而过一辈子么?

(作者单位:重庆鲁能巴蜀中学)

人/ 生/ 随/ 笔

石榴咧嘴时

赖永亮

邻居敲开门,递过来两个大石榴,笑着说:“咧嘴啦,再不吃,怕是全便宜树上的雀儿喽。”她那双粗糙的手还沾着点泥巴印子,可那笑容,暖烘烘的,像秋天晌午的日头。我接过来低头细瞧,果皮上真裂开了好几道口子,红艳艳的石榴籽儿,一颗颗从缝里挤出来,水灵灵的,红得晃眼,看着就觉得甜汁要往下淌。

老辈人常念叨:“天裂要下雨,石榴咧嘴,也像那么个意思。”石榴果子这一咧嘴,馋嘴的鸟儿就寻摸来了。它们落在枝头,吃得可专心了,碎籽儿簌簌地往下掉,像下起一阵红雨点子,地上就星星点点地铺了一层红。鸟儿歪着小脑袋,一只眼瞄着,尖尖的喙灵巧地啄食,叽叽喳喳的,像一群赶着吃席的娃娃。地上散落的籽粒,让太阳一照,亮晶晶的,有点晃眼。

这情景一下子勾起了我小时候干的一件傻事儿。那时,邻居家院墙里伸出来一枝石榴,那枝上的果子结得又大又沉,看得我直咽口水。有一天,我实在忍不住了,踮着脚偷偷摘了一个。心里急得慌,还没等细看就急着掰开,结果那籽儿酸得我龇牙咧嘴,眼泪都呛出来了,赶紧把那酸果子扔得老远。后来才懂,想吃石榴,性子急不得,得等它自己在枝头上呆够了,熟透了,心甘情愿地咧开嘴,才能吃——就像我母亲常说的,世上的好滋味,好多都是时间慢慢熬出来的,急不来,催不动,就跟那庄稼地里的四季一样,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当了才行。

等到石榴熟透裂开,母亲总要拿它来酿酒。她坐在小板凳上,耐着性子把籽儿一粒粒剥出来,那籽儿红亮亮的,颗颗饱满。她把剥好的籽儿倒进洗干净的酒坛里,再撒上大块的老冰糖,封好盖子,搁在屋角阴凉的地方。我总爱蹲在旁边看,看那冰糖块在酒里慢慢地往下沉。就那么看着它沉下去,时间好像也跟着慢了下来。冰糖沉落时,偶尔会发出极细微的“滋滋”声,听着心里头特别静。等到开坛那天,一股子又甜又醇的香气混着酒味儿直冲出来,一下子就能漫满整个屋子。抿一小口石榴酒,先是甜滋滋的味儿在舌尖上打转,咽下去,喉咙里就升起一股暖烘烘的热乎劲儿,一路暖到心窝里去,把秋天早晚那点凉气都驱得干干净净。

石榴咧嘴的时候,处暑也到了尾巴梢。早晚的风吹在身上,带着点说不清的清甜气儿,身上不再汗津津地发黏,天也显得格外高、格外远。

捧起这裂了口的石榴,小心地掰开。红宝石似的籽儿噼里啪啦滚进白瓷碗里,声音清脆脆。看着它们,我想起母亲的话。人也好,物也好,这“熟”,大概就是这么回事——在日头的照看下,在风里雨里等着,熬过了青涩的酸劲儿,终于胀破了外面那层硬壳,把里头藏着的、那蜜一样甜、血一样红的心意,大大方方地亮出来,捧给这天地看。

小侄女跑过来,好奇地扒着碗沿数里头的石榴籽儿,“一粒,两粒……”小手捏起几颗,高高地举到我眼前,小脸儿兴奋得发亮:“这颗最大最红!给奶奶留着!”我笑着点点头。看那几颗红籽儿躺在她小小的手心里,被夕阳一照,红得透亮,像是几盏刚点上的、暖暖的小灯。

一粒,两粒……孩子认真地数着。这白瓷碗里盛着的,哪只是一颗颗石榴籽儿啊,分明是秋天捧出来的、一颗颗甜到心里的念想——是季节给的好,也是日子熟了,自然结下的暖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)

走/ 四/ 方

川南访酒

耕 夫

乙巳之秋,文旌南指。四川省文化传播促进会邀集冰心散文奖获奖诸君子,踏蜀山云气,溯长江浪痕,访酒城于宜泸,叩琼浆于窖池。余幸附骥尾,目接心驰,乃以骈俪之章,记此醴泉之会。

若夫岷雪融波,沱烟凝露。十里酒城蒸霞霭,千年窖泥蕴玄黄。五粮液之园,甑锅列若青铜甲冑;老窖池之畔,曲蘖垒如赤玉昆仑。拾级而望,穹顶悬日月之辉;俯瓮以窥,糟醅涌琥珀之光。匠人赤臂挥锨,恍若捣星炼汞;云甑流珠倾瀑,直教润肺涤魂。乃知水火相济,刚柔并蓄;阴阳调和,甘烈兼修。此诚天地之枢机,造化之秘钥也。

至若品鉴之时,玉杯映月,瓷盏浮春。初触唇如衔朝露,再回甘若嚼秋霜。一线穿喉,燃千峰之松涛;三巡入腹,化万壑之溪云。忽觉诗胆开张,似太白骑鲸揽月;文思酣畅,若东坡酹江问天。座中高论频起,谈赋比兴则酒泛珠玑;席间雅音迭奏,论风雅颂而气成虹霓。乃悟酒道通于文脉,醉境即是禅机。此非曲蘖之功,实乃灵府之契也。

观夫酒史长廊,汉砖刻酿酒之图,宋瓷盛贡醪之誉。明窖清坊,叠代如地质层积;非遗国粹,传承似火种星燃。昔者张骞凿空,曾载酒器出塞;诸葛渡泸,犹留曲方惠民。今见万吨新酿乘铁轨纵横寰宇,千年古法借光纤解析毫芒。传统与现代交响,始信窖池不止藏岁月;守正与创新共舞,乃知酒香真可醉乾坤。此诚文明之活水,时代之琼浆也。

嗟乎!蜀酒之魂,在山水灵秀,更在匠心血温;酒道之弘,非独润骚人翰墨,实可铸华夏精神。临行掬手,掌中犹存曲香;回望云巅,似见酒旗招展。乃作歌曰:

蜀南嘉木接云霞,
九酝流香润物华。
欲借长江万里浪,
酿成星斗洒天涯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)

诗/ 绪/ 纷/ 飞

亲爱的中国,我爱你

(歌词)

刘大勇

一直想写首歌
酝酿许久也无法提笔
不是对你爱得不够
只因这份爱早已深入心底
怎样表达都不如意

一直没有放弃
胸中的激情澎湃不已
既然文字词不逮理
就让我直抒胸臆地喊一声:
亲爱的中国,我爱你!

亲爱的中国,我爱你!
没有华丽的词藻
像儿女与父母的亲昵
但在我的心底里
这是最美的歌最能表达我的情意

亲爱的中国,我爱你!
我会永远唱下去
无论前路有多难多险
我都永远跟随你
为了你的复兴伟业不懈奋斗努力!

(作者系重庆巫山县政协原主席)

新/ 芽

游黄果树瀑布

陈艾琳 6岁,南坪实验小学(洋世达校区)

人在花下走,
水在人上流;
疑似万丈泉,
气势如飞鸿。